



陈 茂 辉

在红色队伍里成长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陈 茂 辉

在紅色队伍里成長

张友济整理 洪爐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封面設計：洪 爐

在紅色隊伍里成長

陳茂輝 著

張友濟 整理

洪 爐 插圖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5 1/2印張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0 定價(4)0.40元

目 次

第 一 部

劫猪之仇	5
杀鸡为盟	7
暴动	9
放第一枪	12
“小鬼排长”	13
首战告捷	17
带伤回队	18
保卫虎岗	21
部队的补充	23
向前,向前!	25
难忘的人	26
“送年礼”	28
“洋财缴公”	30
死守广昌	31
掉队	34
新的路程	36

第二部

到敌后去	39
宁死不屈	45
从山上到山下	48
分仓挖坟	50
屠夫“捐”款	52
“来‘剿匪’的！”	54
“不许盘查！”	55
山上安家	56
中央指示	60
两个“保长”	62
教育	65
亲人	69
召见叛徒	74
杀奸堵口	75

第三部

抗日下山	80
回敬阿Q之辈	83
换装	86
警惕	89
受命	91
曲折的旅程	94

抗日旌旗到江南	104
皖南事变	108
去集中营途中	110
在上饶集中营	112
施奇不死	117
脱逃	120
重回党的怀抱	123
一間屋子的兵工厂	129

第 四 部

北撤前后	134
解放高邮	138
和平幻影	140
从苏北到鲁南	143
歼灭第一快速纵队	146
血战孟良崮	148
驰骋在冀鲁豫平原上	151
难忘的会见	153
攻城市，釣大鱼	155
淮海大战	158
活捉杜聿明	160
渡江	168

目 次

第 一 部

劫猪之仇	5
杀鸡为盟	7
暴动	9
放第一枪	12
“小鬼排长”	13
首战告捷	17
带伤回队	18
保卫虎岗	21
部队的补充	23
向前,向前!	25
难忘的人	26
“送年礼”	28
“洋财缴公”	30
死守广昌	31
掉队	34
新的路程	36

第二部

到敌后去	39
宁死不屈	45
从山上到山下	48
分仓挖坟	50
屠夫“捐”款	52
“来‘剿匪’的！”	54
“不许盘查！”	55
山上安家	56
中央指示	60
两个“保长”	62
教育	65
亲人	69
召见叛徒	74
杀奸堵口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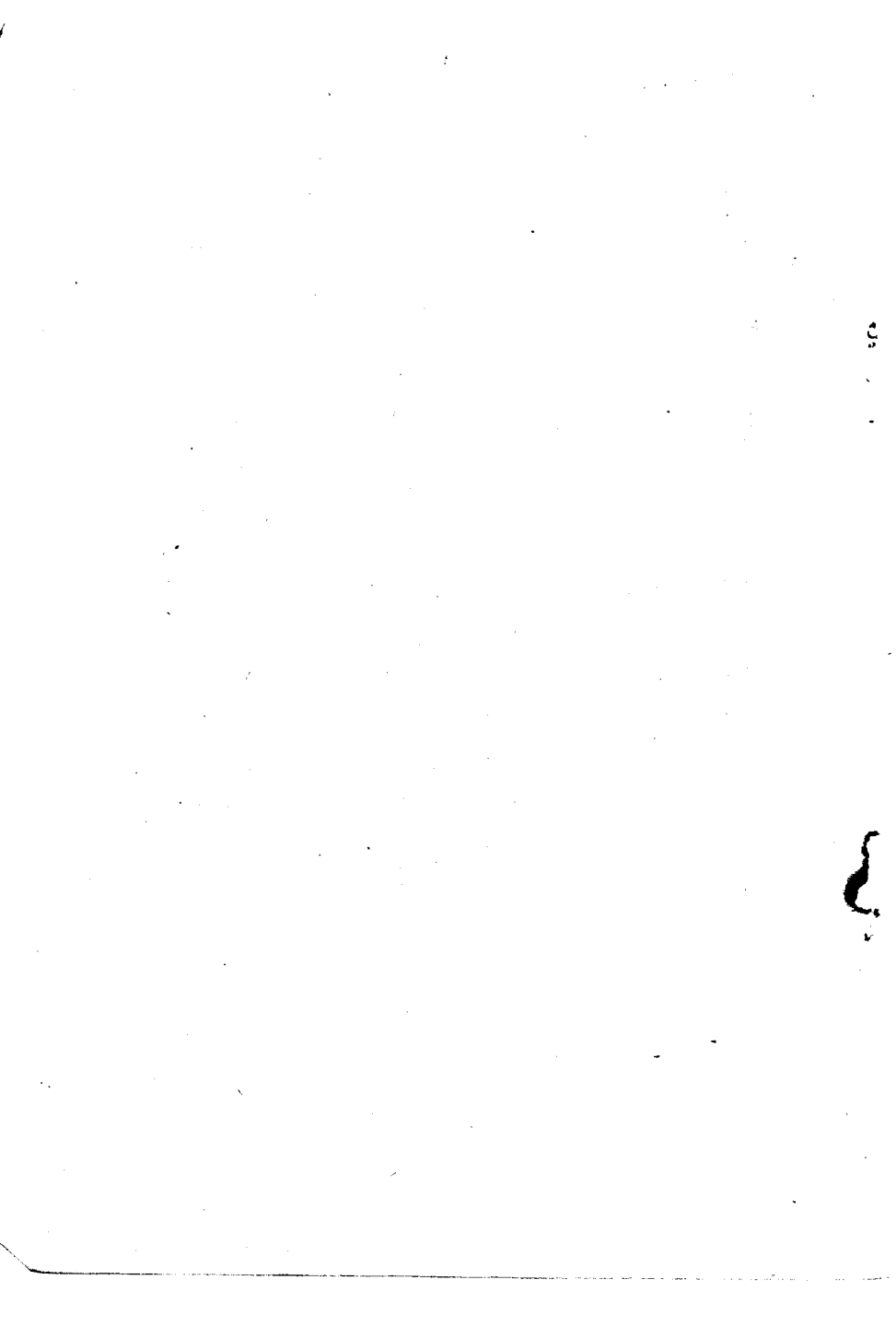
第三部

抗日下山	80
回敬阿Q之章	83
换装	86
警惕	89
受命	91
曲折的旅程	94

抗日旌旗到江南	104
皖南事变	108
去集中营途中	110
在上饶集中营	112
施奇不死	117
脱逃	120
重回党的怀抱	123
一間屋子的兵工厂	129

第 四 部

北撤前后	134
解放高邮	138
和平幻影	140
从苏北到鲁南	143
歼灭第一快速纵队	146
血战孟良崮	148
驰骋在冀鲁豫平原上	151
难忘的会见	153
攻城市，釣大魚	155
淮海大战	158
活捉杜聿明	160
渡江	168





第一 部

劫猪之仇

我是在福建上杭鉄場村一个貧民的家庭长大的。父亲是造纸工，母亲租点地种，带着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我过活。

我七岁时，父亲为了減輕母亲的負担和劳累，出門做工时，就把我帶在身边，八岁上，我就开始到手工紙場去做童工；回到家里，就帮助母亲砍柴、挑水。

我十二岁那年春上，家里买了一只小猪，养在院子的猪圈里。要吃饭了，媽先得去喂喂它。每天下地回来，她先要到猪圈去望半天。我們这些小孩子，就围在母亲身边轉。她常常摸着我們的头說：“到过年，你們就有肉吃了，也有新衣裳穿了。”我們一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們平常別說沒得肉吃，还常常要靠野菜充飢。好几年来，我們都沒有新衣服上身。

我們都学着母亲的样，一有空，就朝猪圈里鑽，喂猪食时，摸摸猪的脊梁，希望它快快养肥大。今天巴，明天巴，到快过年的时候，它果然长得有百多斤重了。大家心里都很喜欢。

村子里好多远亲近邻，一听说我家年底要杀一口大肥猪，把他們也都乐坏了。这家要买七斤，那家要买八斤，早就預先定好了。父亲也早就收了人家的錢，拿錢买了粮食。腊月二十八那天，一家人吃过早飯，正在商量請人相帮杀猪的时候，誰知道地主的狗腿子，已經带了两个长工，拿着棍子、繩子来了。“福生，好闊气！听说你正忙着杀猪过年呢，是嗎？”那狗腿子一进门就斜眼耸肩地对我父亲說。

“沒有……嗯……一只小猪。”父亲惶惑地回答。

“杀猪可麻煩，你不要累了自己，还是讓我們楊大叔找人替你杀吧！”

“呀，不敢……”父亲說着，不住地往后退。

“什么，不愿意？欠楊大叔的租子馬上交出来。别的不說，光去年你就欠楊大叔好几百斤谷子，利上加利，还不够你这么一条猪嗎？”

說着，他把死魚眼睛一横，吆喝着两个长工一起动手，捉的捉，捆的捆，就这么把母亲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肥猪，不由分說地抬走了。临走，还打趣地說：“我們杀了它，你再去求求楊大叔，他也許会賞你几根骨头啃的。”

在猪的嚎叫声中，母亲伤心地大哭起来，姐姐妹妹也望着母亲哇哇地哭开了。我追出門晃着拳头朝那个狗腿子罵道：“你才是爬在地上啃人家骨头的！”父亲这时却一把把我抓回

来，使劲一推，我跌得老远。

老眼没有还清，倒又欠下一屁股新债。我们一家曾考虑逃荒到宁化去。可是，天下乌鸦一样黑，宁化的地主，也不会比这里好。为了吃饭，为了还债，我的姐姐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去了。

这样的事情数不清，也说不完，对地主的仇恨，就这样地在我的心上扎了根。

杀鸡为盟

红色政权在井冈山开始建立的时候，我的家乡就传说着“共产党”三个字了。因为江西有人要挑粮食到福建来换海盐，福建有人要挑海盐到江西去换粮食，革命早就传播到闽西来了。

1928年冬天，我和同族的一个堂叔、一个堂兄、一个堂弟一起在离家四五十里地的蛟洋附近山上一个小纸场里做工。这天正是镇上逢集的时候，堂兄派我和堂弟到镇上去打酒买肉。纸场到集上大约有十里地，一路你追我奔，不到两小时，我们都把酒肉买回来了。可是到处也找不到人。寻到后院子里，才看见堂兄和七八个工人，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是那么庄重。地上插着已经点燃的香烛，閃动着微弱的火焰，吐着一缕缕的青烟。那时，太阳刚要落山，只见堂叔举起一把菜刀，一下把手里拿着的公鸡的头斩了下来，让鸡血流到一个盆子里。嘴里念着什么：“太阳为证，哪个三心二意，就雷打火烧……”接着，大家去舀杯鸡血酒喝，又都跪下

来了。我和我的堂弟在一旁看呆了，这时也跟着扑通跪下地去。他们听见响声，这才发现我们，直撑我们走。我就说：“你们喝鸡血酒，我们也要喝鸡血酒！”

以后，堂兄就叫我往来送信给附近的纸场工人。我们闽西一带山多，又长着很多竹子，因此山上分散开设的小纸场很多。农忙时，农民回家种地，农闲时，就到纸场去做短期的造纸工人。有天晚上，堂叔把我拖到一旁问我：

“共产党好不好？”

我就把听来关于共产党的话照说一遍：

“好！打土豪，分田地，婚姻自主，欠租不还。当然好！”

“嗯，说得对，……你替我们送信可要保守秘密啊！乱讲出去要杀头的。”

“我对谁都不讲。”

“对！朱毛红军来了，穷人就有救了，你好好干，将来你养的猪就不会再给地主抢去了。”

我一听说穷人翻身，再没有地主抢农民的猪的事，心里就高兴。从此我把堂叔他们一伙人都看成是共产党。直到后来才晓得他们那时只是秘密农会的农民。我就这样做了他们的秘密通讯员。他们的信件往来，大概都是谈的准备暴动迎接红军的事。

第二年夏天，我经过同在纸场做工的江德升的介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了。这时，我又介绍我那个年青的堂婶也参加了共青团组织。快收稻子的时候，我们都回到家里。于是，江德升、堂婶和我三个人就在铁场村成立了一个

团支部。我們天天晚上偷偷地游过村前的小河，到山上去开会。头一件事就是商量发展組織，常常搞到深更半夜才回家。不久，我們一人发展了一个团员。有一天，我們也学着紙場工人的样子，一同喝了鸡血酒：“你是CY^①，我也是CY，生同生，死同死。”我們比一家人还来得亲热。

暴 动

我們从紙場回到鉄場村，組織上叫我們經常和秘密农会保持联系，积极組織群众，准备暴动，迎接主力紅軍，建立紅色政权。这时候，紅軍已經在贛东南、閩西开辟了广大的紅色新区，建立了地方武装。但是，我們的家乡一带还没有动起来，群众就象置身在黑夜的荒野，都象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着“朱毛紅軍”。这里早就流传着“紅軍是穷人的救星！”这句话，要求革命的心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了。因此，群众很容易就发动起来。

为了准备暴动，我們这些“CY”和秘密农会会员，千方百计地搜集一切凡是能够找到的紅布，搜集一切凡是可以使用武器。有很多年轻人把母亲、祖母結婚时穿的紅裙子都偷来了，甚至有人連菩薩庙里和尚穿破的袈裟也要来了。这些东西交给青年妇女，連夜縫制暴动时用的旗帜和臂章。馬刀找来了，梭标找来了，有的老头子掘出了埋在地底下的太平天国时的枪枝，有的人找不到武器，干脆就磨快了菜刀，准备好

① CY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简称。



了棍棒和扁担。

一个月亮的晚上，我們几个村子里的暴动队的骨干联络好了，一下聚集了几百个农民。我們先悄悄地把鉄場村最大的土豪，也就是搶走我家那只大肥猪的“楊大叔”——陈楊基的大宅子团团围住了。深夜，轟地响起震天的鑼鼓，群众的呐喊象山洪一样地爆发了：“抓土豪呀！”“抓土豪呀！”我带着十五个暴动队的小伙子，首先冲了进去。正当陈楊基要爬上屋頂逃跑的时候，我一把抓住了他的脚，硬把他拖下来。誰知道他象被追急了的野兽，反过来噬人一样，居然举手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嘴巴：“你这个小鬼，連叔公也来抓了！沒得吃，叫福生到我倉庫里去背粮食好了。”我怔了一下，就紧紧抓住他的衣服說：“用不着我父亲来背，我們自己会动手！”“我們来动手吧！”大家呐喊着把他拖到陈家大祠堂里看管起来。

第二天，我們成立了公开的农民协会。暴动的农民迅速地动手把他家的粮食搞出来，把他搶别人的猪子也拖出来宰掉了。大家欢笑着高叫着，把粮食合理地分配給了村上的穷人；把猪肉一人一斤或是两斤地分給暴动队里最勇敢的人。大伙拉着我的膀子說：“走，大肉下酒，讓地主們看看！”

接着，在农会领导下，我們就以暴动队为骨干，編成了赤卫队，积极准备随时声援外村的暴动。有一次，为了配合紅軍攻打上杭，我們赤卫队扛着紅旗，肩着梭标，在下半夜就朝着“东无去路、西无战場、南有河流、北有魚塘”的“鉄上杭”进发了。路上，不知道誰說了一句：“同志們，快冲呀！紅軍已到上杭城里吃面了。”我們于是在天剛亮的时候，就一气冲到城門